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一位劇作家的追光之旅

## ——著名編劇家何冀平講座「編劇與文學」——

●禾素

編按：「文學是戲劇的靈魂，我以戲劇為主，同時兼顧文學，我的作品盡我之力，使兩者融合……寫作是尋找光的歷程，我要在話劇這隱形或真實的四面牆中打開我的世界，在這裏飛起來。」著名編劇家何冀平今年三月主講「編劇與文學」，回顧成為編劇的契機以及文學對她的影響，內容引人入勝。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晚，「香港作家聯會會員大會、春節聯歡暨著名編劇家何冀平老師講座『編劇與文學』」於香港北角簡單而隆重地舉行。

何冀平是享譽國際的編劇家，作品在國內外獲獎無數。其代表作為電影《新龍門客棧》、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電影《投名狀》、小說及話劇《天下第一樓》、電影《龍門飛甲》等等。

講座由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羅光澤主持，在她情真意切多方面的介紹下，一身中式打扮的何冀平老師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上台開始了她的演講。

### 尋找光的過程

主題演講期間，何冀平回憶起自己成為編劇的契機以及文學對她的影響。她指出，很多人的第一步是寫文章，而她的第一步是寫戲劇。她憶述，兒時的她曾在所平民學校念書，因為時常穿著父親從香港帶回來的衣服，有些與眾不同的她曾遭受了同學的排擠和欺凌。這時，在機緣巧合下，何冀平讀起家中的「莎士比亞全集」，這也是她最早接觸的戲劇。她亦有提及就讀過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開闊視野，以及周圍同學對她之後寫作風格的「終身影響」，她的創作風格也是「喜個儼昂揚、少兒女情長」。

只聽她將自己的創作歷程娓娓道來——

文學是戲劇的靈魂，我以戲劇為主，同時兼顧文學，我的作品盡我之力，使兩者融合。今天我給大家講講我尋找光的過程。

當年插隊下鄉落戶當農民，很多人自此消沉。我其實可以不離開北京，但我自己銷掉了戶口，堅決要求到農村去。我選擇到了陝北，在寸草不生的黃土高原上，我突然覺得掙脫了一切枷鎖，這裏的農民不管我的父親是在香港還是在內地，也不管我是什麼成份，我可以自由放鬆地做自己，這從此改變了我的命運。我想到弘一法師說的一句話：「褪去身上舊枷鎖，方知今日我是我。」我是從那一時刻才知道，我是我自己。

當時的農村條件很差，尤其是在陝北。知識青年為了豐富業餘生活，也為了村民們多一些娛樂活動，嫌唱歌跳舞時間太短，撐不起一場晚會，於是我就開始寫劇本。我不停地寫，鑽頭在黃土地上砍出一個土窩，坐下就寫；棉花團團成一個熱兒，做一個燈，埋頭就寫。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給鄉民演我的大喜劇，打場上掛起煤油燈，就是我第一個劇本的舞台。後來油燈被大風吹滅，村民們想繼續觀看演出，就回家把過年才捨得用的馬燈拿出來一溜兒掛在打場上，因為馬燈有玻璃罩子，不會被風吹滅。後來我的劇作來到北京，走向香港，在世界許多燈火輝煌的劇場演出，我卻永遠忘不掉那一排打場上明亮的馬燈。

我寫的戲從陝北一直演到北京，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一個調令將我從西北調回了北京。那一年二十一歲的我任工廠當了一名工人，我還是繼續寫劇本，所寫的劇本會在工人話劇團演出。北京人

民藝術劇院發現我是個可造之材，想要我去當編劇，那時剛好是一九七八年，中國恢復高考，大學開始招生，我很想去上大學，北京人藝的領導也十分支持我的想法。我報考了中央戲劇學院文學系，當時競爭很激烈，五千考生只收四十五個，我幸運地考上了。

### 兩地生活的衝擊

進入專業學院，開始系統地學習戲劇創作，我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習了四年時間。話說回來，在一九七七年文革結束後，我回了香港一趟。之前我在香港的父親並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因為十年時間完全沒有任何聯絡，父親根本不知我的生死。在取得聯繫之後，父親激動地將我迎回香港。從北京來香港探親，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我去松坂屋，去九龍城寨，我喝第一口可樂，喝第一口維他奶的時候，就覺得像在夢中一樣。父親因為高興就天天請客，請的有香港朋友，也有台灣朋友，他們都很想知道何先生的女兒在大陸是怎樣生活的？這一切的經歷令我受到很大的衝擊，於是我覺得自己應該將其寫成劇本。

我的第一部戲《好運大廈》寫的是香港一座大廈裏發生的各個家庭的故事，畢業後我帶著劇本走進了北京人藝這個話劇的殿堂，於是我成為了北京人藝年齡最小最年輕的唯一一位女編劇。《好運大廈》公演時，買票的人們瘋了一般，擠爛了售票亭，我想這並不是我劇本寫得有多好，而是當時的人們太渴望知道什麼是香港，香港是什麼樣子。

### 由《天下第一樓》到《新龍門客棧》

之後，我開始寫《天下第一樓》，為了寫這部戲，我用了三年時間，收集素材，體驗生活，第一步就去了烤鴨店。一進去，全是小伙子，而且都剃了光頭。我就坐在旁邊一張小椅子上，也沒人理我，後來漸漸地熟識起來，我跟他們的關係都處得非常好。

第二步就是開始去書中查找資料，這就是文學開始對我的戲劇創作起了作用。我將書中發現的中國文化的精粹都融入我的作品中，這樣就將寫老百姓的生活上升了一個層面，從沒文化到有文化，從盤中五味上升到人生五味，我將平常生活裏的煙火氣寫出了書卷氣，我深知這裏面有我心中的文學。

《天下第一樓》劇本完成後，我並不滿意結尾，大概停滯了一年，為了找尋靈感寫出一個滿意的結尾。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我看到了一副對聯，當時完全就被它迷住了！上聯是康熙寫的：「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下聯是紀曉嵐對的：「只三間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風。」橫批「不散的筵席」是我加的，這也是曹禺先生最賞識的一句。我將原句改成了「時宜明月時宜風」，因為我覺得我寫的是一個烤鴨店，也寫的是一個斗轉星移的轉換。這副對聯一下點醒了我，我就把劇本結構變了。改成第一幕沒有樓，是一個非常破敗、生意不好的地



▲著名編劇家何冀平（左）主講「編劇與文學」，講座由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羅光澤主持。（香港作家聯會提供）

## 不是你一個人活得喪喪的

●張欣

前幾天有一個輕鬆的聚會，吃東西閒聊那種，而且是居家沒有著裝要求，一開始大家都興高采烈，吃晚飯集結在茶桌上展開深度聊天，發現每個人都很喪。有正在離婚的，有家中老人癱瘓的，有自己身體亮起紅燈的，有重度失眠的，有跟頂頭上司極度對抗又不能辭職的，還有爭奪遺產打官司的，以及一個朋友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實現了夢想輕飄飄來一句那不是我想要的。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大嘆苦經，因為我是前輩嘛。每個人的故事都有一匹布那麼長，我想說的不是比慘，而是怎麼涼拌。曾幾何時我們都「凡爾賽」過，對別人的「凡爾賽」也非常上頭，感覺自己活着就是給偉大的時代抹黑，本以為疫情是最糟糕的，內心盤算着怎麼把所有個人失誤都推在口罩上，再也找不到這麼合適的鍋了。萬萬沒想到反而是疫情之後情況急轉直下，經濟一路下沉，各種爆雷、倒閉潮、失業潮，然後就是集體迷茫。

那麼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故事當然不全是環境造成的，但是以往的順勢順境會自動遮擋掉一些不堪和矛盾，因為人意氣風發的時候容錯率高，現在不行了，那些負面的問題顯得格外突兀、顯眼，讓人無法忍受。

然而不知道為什麼，我又會感到一種別樣的輕鬆，尤其是朋友們都困在煩惱中，更顯得這才是真正的生活，是生活本真的樣子，家裏永遠是亂亂的，自己永遠是氣急敗壞的，各種事滿頭全部等着你去處理。

這不是矯情，正如你爬山、健身、慢跑很累很累換來的是內心的輕鬆，你放棄優渥接受挑戰得到的是精神的解放。現在是我們都不用那麼劍拔弩張爭當成功者了，終於可以喪喪的了。

當你扛過最艱難的時刻，才發現自己是真的長本事了，進步了成熟了，不再是那個有車有包便「剪刀手」的小孩子了。

有人說時代的紅利都被我們吃完了，那麼好，從現在開始我們將不再欣賞夢幻製造夢幻，不用裝出吃不完用不完的樣子，不用粉墨登場，我們將記住羅翔老師說的：「請你務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萬次毫不猶豫地救自己於這世間水火。」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 鍾二毛的「新南方寫作」與其不可承受之「輕」 ●伍嶺

今天我們談論「新南方寫作」，批評家們都有各自的看法。顯然，這是當代文學討論中避不開的話題。什麼是「南方」，什麼是新的「南方寫作」，它受地域的影響嗎？自改革開放以來，「流動的南方」就一直包容、自由、向外走的姿態，在此經驗下的文學創作也自然是開放性的。我一直不把「新南方寫作」視為深圳或者廣東等的地域性概念，它只是借在這個地域下形成的經驗來寫某個群體或者人類的際遇。我想以三位深圳作家：鍾二毛、蔡東、林棹的作品淺談「新南方寫作」的深圳特色與經驗。

本期我們先來聊一聊鍾二毛。

近期，鍾二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說集《晚安》，這本中短篇小說集一共收錄了十篇作品，聚焦城市中產階層，從職場、購房、育兒、養老等深具社會性的主題切入，觀照他們的生存與精神困境。這些主題以及鍾二毛通過文學來延展的社會問題是屬於南方或者深圳的嗎？顯然不是，它放在國內任何一座城市都是需要關切的，哪怕放之四海，也是具有國際視野的反思。我們常說文學的時代性與現代性，《晚安》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那麼它在「新南方寫作」的概念裏又是什麼呢？

本文重點以同名小說《晚安》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晚安》講述了一位患有絕症的母親不堪痛病的折磨，請求自己當刑警的兒子給她一個安樂死。在這個過程中，母親講了七個關於死亡的故事，而這七個故事既是母親對人生的回顧，也是對求死的嚮往。兒子大毛始終平靜地面對隨時到來的末日，但他的平靜就像他每日為母親燒開水一樣，水在壺裏滾燙翻轉，咕嚕咕嚕的低吟，只是悲痛一直被壓抑着。壺本身的「冷漠」，折射出在

生死抉擇面前，在傳統孝道的陰影下，無可奈何的堅強。

最後時刻的到來，「（母親）這一絲笑容，彷彿把過去所有的痛苦都抹掉了。這一絲笑容，似乎意味着一切從零開始。」鍾二毛是一位在描寫上非常細膩的作家，此刻的「從零開始」是讀者經歷過七天的痛苦掙扎後一同面向「新生」（死亡或告別痛苦）的開始，我們似乎可以平靜的接受這一切了，但依舊像壺裏的水一樣壓抑着悲傷。

鍾二毛寫，「我把母親抱在沙發上，坐好」，他一直在強調「坐好」這個詞，是因為母親此前因為疼痛只能跪着，但這最後的時刻，要讓母親「坐好」，不僅給予母親最後的尊嚴，也是在不斷加強自己內心的穩，生死離別之際，要把最好的安寧留給母親，所以要穩。

鍾二毛還設計了沒有標籤的藥瓶子，描寫了母親黑洞洞的嘴，也祈求這些藥丸、水啊，都能慢點再慢點進入母親的體內，這最後的母子時光，是鍾二毛定格在文學裏難捨之情，也是讀者無法言說的告別之痛。

身在深圳的鍾二毛和這座城市的大多數人一樣，皆為遊子，儘管這篇小說未更多提及遊子的心境，但通過與母親的告別，也完成了對遊子的鄉愁、親情與無助的空洞心態的深層且克制的關照。這篇小說名為「晚安」，也是對文本內涵的特別的定義。如果你通讀這本小說集，就能體會到這一點——晚安，在都市裏，甚至在南方城市中是習以為常，甚至有些輕盈的短暫告別語及祝福語，但鍾二毛將此用於「死亡」的主題上，並統領整本書的主題，更體現了他的特別之處——在描寫某個群體的精神困境時，借用了「輕」來反襯生活的「重」，那麼《晚安》也好，還是集子中的其他作品也好，都在述說人間漂洋下的不可承受之「輕」了。

（作者為《深港書評》主編、文化記者。）

### 【文化綠蔭】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恍惚是仙蹤——白雪仙的藝術生涯

●黃秀蓮

白雪仙說：「有人認為我搞『仙鳳鳴』很辛苦，做事過於認真，大可不必。但我愛，就不見其苦，我愛粵劇，希望能做到最好，便一生無憾。」這番自白，用來描寫她的藝術生涯最貼切不過了。

白雪仙女史生於一九二八年，屬龍，九十六歲依然意態雍容，舉止嫺雅，煥發風華。正值龍年，芳辰快到，祝願仙姐「芳齡永繼，仙壽恆昌」。

有回白先勇在中大主講崑崙劇講座，說：「你們香港有位演員，是藝術家。」頓了一頓，我在座中莞爾，猜出他口中的藝術家是誰。接着道：「白雪仙女士曾告訴我，她也受了崑崙劇很多影響。」白先勇近年重振崑劇不遺餘力，白雪仙則以粵劇為一生志業，二白相逢，自然識英雄重英雄。小說家觀察力精到，分析力透關，故而簡括地以「藝術家」來形容。

藝術家成長之路是漫漫的，往往印記了個人的奮鬥、因緣際會、行業的盛衰、時代的風雲、歷史的起伏。

白雪仙是「小生王」白駒榮的九女兒，遺傳基因賦予她清秀外型與學戲潛質，戲曲世家的背景有助拜師、入行，可是舞台表演始終講究真功夫，觀眾付錢看的是唱做念打等實力。在起跑線上她只是啞口梅香，循序遞升，曾經升為正印，自覺不足，寧願退居二幫，小小而青澀的年紀在進退之間已有分寸，不敢踏上未能勝任的崗位，謹守「君子求諸己」的原則，已具備藝術家的雛型了。

藝術家好學不倦，師傅薛覺先「把手教的是《六國大封相》的宮燈，和《胡不歸》的春桃」。為求轉益多師，尋尋覓覓，終於認識到胡蝶（孫養農夫人）。她之所以學得崑崙程式與領會到崑劇美感，主要是得胡蝶悉心相授。胡蝶是梅蘭芳入室弟子，也是美學家，有本事把整個舞台設計得如詩如畫。「孫太教了我很多關於表演程式的道理，也教了我京戲的身段做手。她什麼都很幫忙，服裝、道具、布景各方面，都提出寶貴意見。」身段做手尚可偷師，表演程式背後的道理需要解釋才能徹悟，然後舉一反三，力學不倦，幾年間造詣突飛猛進。

白雪仙拼勁狂熱，為了演出《牡丹亭驚夢》，枕邊放了湯顯祖原著，廢寢忘餐，以揣摩杜麗娘的心情，以後其他劇本莫不如此。她一直演文場戲，但《白蛇新傳》中盜仙草與水漫金山偏有大量武打場面，已經三

十三歲了，還拜張淑嫻為師，學武功，練腰腿，照片見她凌空躍起。藝術家尚有許多特質，如執拗到底、不容自己台上出錯、團隊紀律嚴明、大公無私、絲毫細節都要無懈可擊……

藝術家不喜歡掣肘，那麼由自己做老闆就能實踐理想了，她二十八歲成立「仙鳳鳴劇團」，劇作家唐滌生與胡蝶同是推手，主理一切，三位核心人物以提高粵劇水平為己任。劇團老伴有任劍輝、梁麗波、靚次伯、任冰兒、林家聲、蘇少棠、朱少坡……樂師有朱毅剛、朱慶祥、呂培原……編舞有吳世勳，一時翹楚又適逢其會，同心同德，成就了白雪仙這完美主義者的夢想。仙鳳鳴以製作精美打響招牌，從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九年間鑼鼓響徹梨園，傳世之作陸續登台，依次是《販馬記》、《紅樓夢》、《穿金寶扇》、《花田八喜》、《跨鳳成龍》、《蝶影紅梨記》、《帝女花》、《紫釵記》、《九天玄女》、《西樓錯夢》、《再世紅梅記》等，這四年月盈星耀，長空璀璨。

她演的一些角色叫人難忘。長平公主高華而冷傲，她氣質最接近；許多伶人都演出過《香夭》一幕折子戲，鮮能曲盡公主駙馬亡國之痛。《蝶影紅梨記》與《紫釵記》的女主角都是青樓女子，謝素秋與霍小玉都有濃厚自卑感，遭遺逐、被拋棄的酸楚，給演得層次分明絲絲入扣。《穿金寶扇》唱《蘇三起解》一段快板，悲憤而淒厲。《花田八喜》搓線、穿針、綉鞋幾個京劇做手又可愛的極。一系列作品奠定了白雪仙在粵劇史的地位。

舞榭歌台，清音繞樑，人間悲歡，如夢如幻。就在繁華勝極的一剎那，唐滌生在《再世紅梅記》首演之夜猝然而去，「曲隨廣陵散」，劇團猶如傾頹柱摧，白雪仙萌生伯牙碎琴之意，在母親勸解下，才領着劇團繼續舉步前行。

藝術家重視薪傳，因《白蛇新傳》舞蹈場面而訓練了一批如花少艾，無心插柳柳成蔭，立己立人，愛護徒弟的程度簡直是水銀瀉地，足以留芳粵劇教育史。

藝術家追求完美，認為經濟成本與時間成



▲「仙鳳鳴」寫下粵劇史上的盛唐氣象。圖為劇團三位推手，左起：胡蝶（美術指導）、白雪仙（班主）、唐滌生（編劇），三人領導劇團走上高雅之路。



▶白雪仙雅好文學及藝術，涵泳書卷，堪為終身學習的典範。

本並非首要，拍《李後主》不設財政預算，結果虧蝕嚴重，也不後悔。

藝術家手不釋卷，積學儲寶，眼界、視野、底氣來自多方面學習。經年浸淫文學，提筆為《姹紫嫣紅開遍》這本紀念集作序，序文《思入水雲寒》是一篇情深委婉而行文綿密的好文章。唐滌生鼓勵她寫書法，培養昔日閨閣的氣質和內涵，日後她親自揮毫為「任白樓」題字，一手好字高懸牆上。文化底蘊使她游刃有餘地擔任藝術總監，不泥古，不拒今，現代手法和西洋音樂，按情況大膽吸納，謹慎融合，兼容眾長，視聽更為豐美。

藝術家情深，她十五歲時在澳門與任劍輝相逢，生旦合作無間，相依相守。任姐生時給照顧得無微不至，任姐死後為紀念冥壽而上演《重按霓裳歌遍遍》（折子戲）及四套名劇。更成立任白慈善基金，捐資香港大學，大學將工程系大樓重新命名為「任白樓」。又在將軍澳景林邨成立「任白慈善基金護理安老院」，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管理，陳寶珠和梅雪詩陪她探訪安老院，院舍老人驚喜不已，那光景依稀是當年義演、探望病童的延續。

白雪仙說：「有人認為我搞『仙鳳鳴』很辛苦，做事過於認真，大可不必。但我愛，就不見其苦，我愛粵劇，希望能做到最好，便一生無憾。」這番自白，用來描寫她的藝術生涯最貼切不過了。

（本文圖片由黃秀蓮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任白珍藏展「九十風華帝女花」策展人。）



▲為求突破，白雪仙苦練武功，完美演出《白蛇新傳》。圖中後排是舞蹈演員，無心插柳柳成蔭，任白後來收為弟子，即「雛鳳鳴劇團」之由來。

## 【學苑春秋·師說師文】我與金庸

### 讀金庸

●聖保羅書院 李浩榮老師

展廳的角落忽然一片哄動，人潮湧往那賣小說的攤位，並紛紛高舉相機拍照，亮光閃爍，好不熱鬧。出版社職員嘩啦啦的一陣吆喝才把人潮按捺住，我和好友阿祥兩個初中混氹趁機鑽進人群，往內一探，赫然發現鼎鼎大名的武俠小說大師金庸駕臨。金庸先生坐在高腳凳上，弓背低頭，一室慈眉善目地微笑起來，乍看恍如再生彌勒，笑對眾生百態。職員拆箱、開封、傳書、收款，忙個不停，金庸先生倒是氣定神閒，一筆一劃地替讀者簽名。我和阿祥見狀，立馬傾盡錢囊，湊合起來，購得小說兩部，親遞先生簽名，其中《飛狐外傳》給他，《連城訣》歸我，我們都歡喜了好多好多天。《連城訣》是一部被冷落的作品，討論寥寥，卻是金庸小說裏我最愛的一部。小說上半寫鄉村青年狄雲遭遇連串厄運，蒙冤坐牢，痛失摯愛；下半記狄雲苦練神功，艱難復仇。《連城訣》讀來像《基督山恩仇記》，但掩卷而思，大仲馬呈現的終究是一齣喜劇，不似《連城訣》般在讀者心底留下茫茫雪原，萬里冰封，長長的血痕拖出一道長長的中國式悲劇來，無休無盡。詩人洛楓恩怨分明，詩集《頹城裝瘋》記仇說恨的句子特別多，甚至揚言下輩子「讓我依然記恨」。有一回洛楓跟我說：她記仇，乃受武俠小說之影響，金庸、梁羽生她都喜歡讀。「我嚮往武俠的世界，」洛楓解釋，「武俠小說或電影，影射的多是現實的人事，不過借用古代的框架而已，可以視作寓言。」洛楓討厭《天龍八部》裏的星宿老怪，「現在打開新聞觸目皆其門人，不斷對教主歌功頌德，將謊言吹噓成真理。」「老怪」是江湖人士贈給丁春秋的蔑稱，「老仙」則是星宿派門人尊奉教主的雅號。丁春秋殘害師傳後，遠遁西域星宿，另闢一派。此星宿派不講忠義，以致門人表裏拍馬奉迎，鑽營奪位，暗裏相殘互害，陰鷙狠毒。每回星宿老怪登場，必見其門人大張旗鼓，沿路絲竹喧囂，鑼鼓震天，吹捧教主，唯唯不力：「星宿老仙，威震天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江湖人士但覺其無恥，唯星宿老怪安坐車中，輕捋長鬚，顧盼自雄。《天龍八部》星宿派以後，《笑傲江湖》的日月神教及《鹿鼎記》的神龍教，衣鉢相承，代代有傳，可見此派不衰，於今猶盛。金庸的武俠小說後出轉精，突破不斷，繼無恥老賊，再創造出奸詐之尤的偽君子角色。洛楓說：「在現實生活裏，我可以找到許多的『岳不羣』與『左冷禪』，有的是前輩，有的是同輩。」相比其他領域，教育界、文藝界的岳不羣功力也許更為深厚，他們熟知詩書，更懂得偽裝自己。「我欣賞武俠世界裏的黑白分明、邪不勝正，冤有頭、債有主。」但是，洛楓又不無感慨，「這些在現實世界不是必然會發生的，我們從武俠世界裏找到的是一份心理的補償。」

### 大話江湖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林嘉穎老師

日前，偶爾在網上看到一段在《四十二章經》書腰上的有趣引言：「本書無夾層 沒有藏寶圖 請勿隨意拆解。」我相信每個金庸書迷看到這個梗都會心微笑。出版商這樣巧妙的反向引用，如沒有相應的讀者群，是不可能有此成效的，這也展示了金庸作品與華文世界之間的相互影響。除了重新併貼歷史元素、顛覆儒家經典外，金庸還曾挪用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俠客行」，將其作為武功秘籍的載體。

相較於詩仙筆下武功高強、快意恩仇的俠客形象，金庸小說中的俠客更為複雜且充滿人性的矛盾。他們會因應自身的人生境遇而走向或正或邪之路。金庸小說中的經典角色眾多，有為國為民的郭靖、喬峯，不拘禮法的楊過、令狐冲，有情皆孽的張無忌、陳家洛，甚至道統以外的韋小寶。他們在面對各種挑戰和抉擇時，展現出不同的性格特點和道德觀念。這些經典角色成為了香港乃至全球華人的集體回憶，讓讀者在傳統理法框架之外，深入思考正邪善惡的本質。

金庸對人性的描寫使得這些角色更加真實可信，也讓讀者能夠在他們的抉擇和成長過程中找到共鳴。誰不曾在年少時為楊過的遭遇咬牙切齒，對中年黃蓉暗暗記恨，覺得昔日刁鑽精靈的女神已隨歲月消逝了？但當我們年長後重新回顧這些角色時，就會明白其中的無奈與唏噓，因為「連面對生死都由理性控制，當然極『不可愛』了。」（吳靄儀《金庸小說的女子》）於是，也漸漸開始明白，為什麼不少書中人物大多選擇退隱江湖為自身的最後歸途。

金庸小說作為華文世界的一支大宗，折射了我們對於武俠世界的嚮往。在金庸筆下，人性才是真正的江湖，角色都是活生生的真人。他們有優點和缺點，會成長、會改變、會衰老，展現俠客精神的多樣性和深度，成為永恆的文學符號，是華文世界中的傳世英雄，「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

## 【文訊】詩文留芳——鄺健行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座談會

鄺健行教授（一九三七至二〇二二）是香港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生前筆耕不輟，碩果斐然，曾出版多本研究專著、評論集及詩文集，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成就卓越，而且熱心扶掖後進，於二〇〇二年與一眾修讀他「韻文習作」一科的學生創立了古典詩社「瓊社」，積極推動本土古典詩的發展。為紀念鄺健行教授忌辰一周年，瓊社將於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二

### 七十二賢弟子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好的用典，乃是畫龍點睛，讀金庸小說，特別注意裏面的《論語》。「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起來似乎是有神助，其實能夠「下筆如有神」，實因讀書破了萬卷。

《射鵰英雄傳》第三十回《一燈大師》記黃蓉與郭靖在訪尋一燈大師的時候，碰上了一位書生。書生手裏拿着一部《論語》，然後讀了《論語·先進》的一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冰雪聰明的黃蓉聽了書生所言，便問書生是否知道孔門弟子有多少人。書生指出「孔門弟子三千，達者七十二人」，接着黃蓉追問，這裏有幾個成年人（冠者），有幾個青年人（少年）。

這可難倒書生了，他以為《論語》裏從未提及七十二人之中，冠者與少年的具體數量。然後，黃蓉便說：「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兩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黃蓉的答案，乃是簡單的數學題，五乘六等如三十，六乘七等如四十二，三十加四十二便是七十二之數。書生聽了，「不禁啞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聰明機智」。其實，我更佩服的是金庸先生對古籍注釋的嫺熟。

在南北朝的蕭梁之時，皇侃有《論語義疏》一書，在《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下，便說「『冠者五六』，冠者三十二人；『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為七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顯而易見，金庸先生在撰寫《射鵰英雄傳》第三十回之時，乃是參考了皇侃《論語義疏》的說法。

《射鵰英雄傳》在這裏運用了皇侃《論語義疏》的解說，其實，《義疏》曾經在一段頗長的時間裏在中國本土散佚。後來，此書東渡日本，至清代又從日本重新回到中國。至此，中國學者又可以利用《論語義疏》以解釋《論語》之文。金庸先生利用此段刻劃了黃蓉的聰明絕頂，十分成功，也是從另一角度了解七十二賢弟子總數的來源。

至五時在香港浸會大學何善衡校園邵逸夫樓RRS905室舉辦紀念座談會。是次座談會除了表達社友對鄺教授的追思和懷念，更希望透過五位社友（朱少璋、余龍傑、李思弦、李耀章、陳彥峯）的分享，與眾參加者一同回顧鄺教授在學術研究和教育傳承所作出的貢獻，座談會由董就雄主持，歡迎公眾參與。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http://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